

山原
歷保文編



中華民國十二年七月出版
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二月五版

屈原(全)

每册定價洋九角

外埠酌加郵費

編者陸侃如

發印行刷者兼

亞東圖書館

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
亞東圖書館

分售處各省各大書店

必翻究印權著書有此作

序例

這本小冊子分三部分：（一）屈原評傳；（二）屈原集；（三）附錄。

卷首加楚辭地圖一幅，以供參考。這圖以楊守敬之圖說根據，更補其所未備。爲便於閱者起見，把現在的省名及省界均列入圖內；但他們都非戰國時所有，故用紅色以示別。

屈原評傳中考證占十分之七以上。因爲前人對於作品的真偽及時代都不甚注意，故特詳細討論。

屈原集中只有十一篇。因爲我對於其餘各篇，都認爲不是屈原作的，（參看評傳）。

這十一篇分爲二卷：上卷五篇都作於懷王朝，都作於西歷前四世紀末年；下卷六篇都作於頃襄王朝，都作於西歷前三世紀初年。

他們都依我在評傳裏考定的時代來排列。爲便於讀者起見，把他們分行分節寫過，并加標點。

各篇的錯簡及錯字是很多的。本書於此，多所改正，詳校勘記中。

通行本所注古音，謬誤實甚。今特根據清代學者們研究的結果，作古音錄以正之。

我認爲不是屈原作的幾篇，均列入附錄內，以供參考。

我預備這小冊子時，得師友之助頗多。這是我及讀者們都該感謝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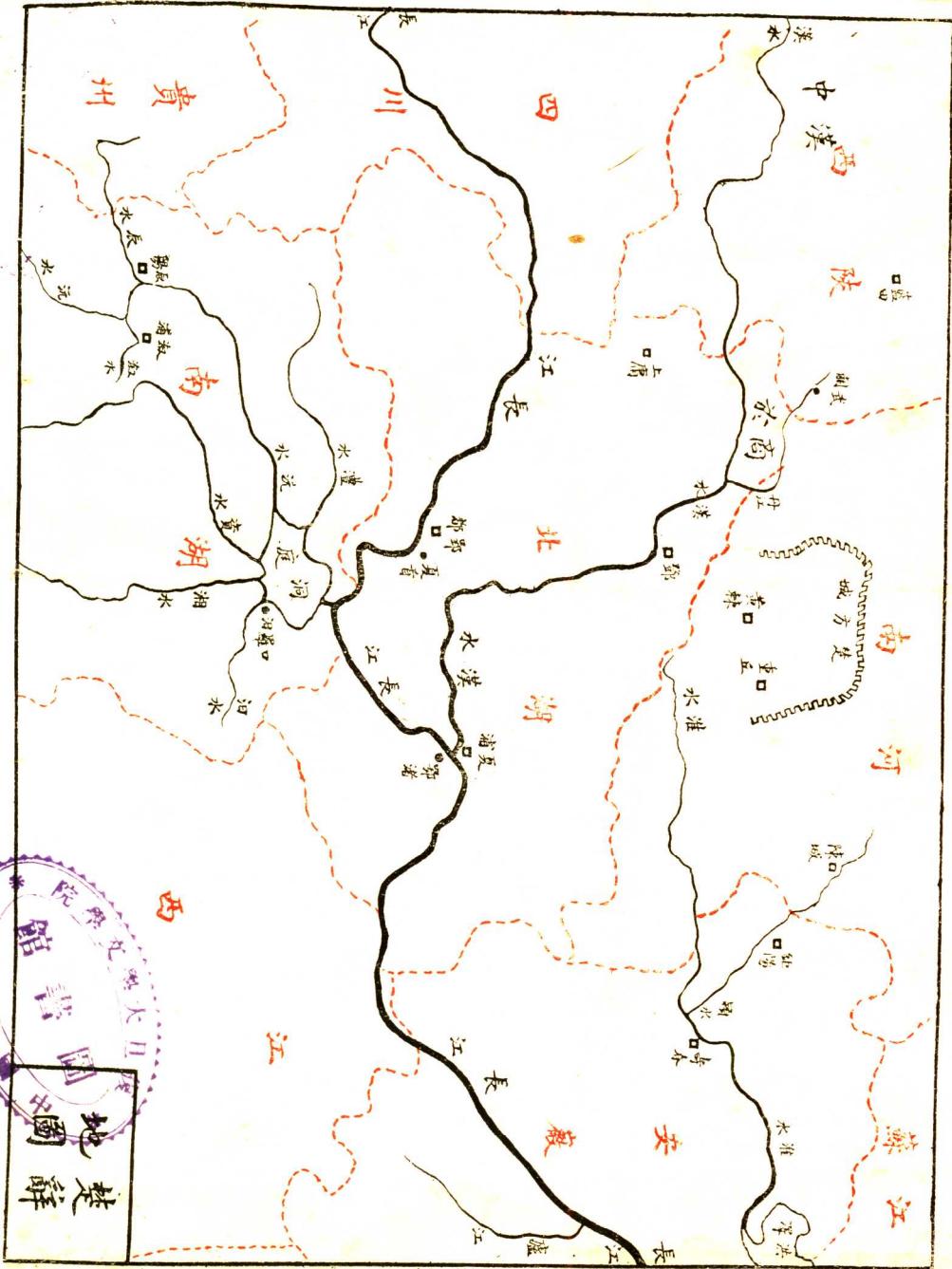
十二·四·二十。陸侃如。

属

原

序

感



目次

楚辭地圖

屈原評傳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(一) 任職與去職 | 一 |
| (二) 初放與遇罰 | 三五 |
| (三) 再放與自沉 | 五七 |
| (四) 餘論 | 一〇三 |
| 附屈原年表 | 一五七 |

屈原集卷上

(一) 橘頌	一
(二) 離騷	六
(三) 抽思	四九
(四) 悲回風	六〇
(五) 惜誦	七三
屈原集卷下	
(一) 思美人	一
(二) 哀郢	九
(三) 涉江	一七
(四) 懷沙	二十五
(五) 惜往日	三五

（六）天問………四四

附錄

(一) 校勘記……………一

(二) 古音錄……………二七

(三) 著者可疑的作品

1 『九歌』(十一篇)……………三九

12 遠遊……………六五

13 卜居……………八六

14 漁父……………八九

15 招魂……………九一

四

原 大

四

16大招

一二四

屈原評傳

(前三四三—二九〇?)

陸侃如

(一) 任職與去職

惟黨人之偷樂兮，

路幽昧以險隘。

豈余身之憚殃兮？

恐皇輿之敗績。

忽奔走以先後兮，

及前王之踵武。

蓀不揆余之中情兮，

反信讒而齋怒。

——離騷。

春秋時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，（在今安徽淮河流域）。他的子孫就以地名做氏。四百年後，（西歷紀元前七四〇至三四〇），有一個屈原，爲中國最早的大詩人。史記屈賈傳及新序節士篇裏說他名平，字原。卜居漁父又稱他爲屈原，却沒有提及平字。這已是可疑了。他又在離騷裏自敘道：

『皇鑒揆余于初度兮，

肇錫余以嘉名：

名余曰正則兮，

字余曰靈均。」

楚辭集注引高平說：『原故名平而字原也。正則，靈均，各釋其義以爲美稱耳。』這說似近牽強。試問屈原在此處爲何不把名字正式說出呢？蔣驥山帶閣註楚辭引某人說：『古人有小名，有小字。……蓋屈原名平，而正則，靈均，則其小名小字也。』按小名至今尙存。但屈原時有無此風，則不可知。我們現在所知道的，如司馬相如名犬子，謝靈運名客兒，庾信名蘭成，都在屈原之後；卽陸龜蒙的小名錄，也是從秦代起的。而且小名外還有什麼小字，則更不知其所本。故這說怕也靠不住。對於這樣一位大詩人，竟連名字也弄不清楚，這是我們愛文學者同引爲憾事的。

他在離騷裏又說：

「攝提貞于孟陬兮，」

惟庚寅吾以降。」

爾雅說：「太歲在寅曰攝提格。」朱熹因此處省去格字，便說不是指年。但這個字的省與不省，大約是沒有關係的。東漢光武帝建武三十年，張純奏說：『今攝提之歲……』這年恰是甲寅年，而格字也省去。由此可知屈原的確生于寅年。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的末年（周敬王四十三年，西歷前四七七年）是甲子年；自此推算下來，則西歷前三五五年是丙寅，前三四三年是戊寅，前三三二一年是庚寅。依史記，楚懷王十六年（西歷前三二三年）絕齊時，屈原已被讒去職了；若他生于前三三一年，則此時年僅十九歲：故這個生年决不能成立。又依我仔細研究的結果，知道他死于頃襄王九年（西歷前

二九〇年）左右；若他生于前三五五年，則他投水時年已近七十歲了：可見這個生年也不妥當。若我們定前三四三年爲他的生年，則楚絕齊時爲三十一年，死時爲五十四歲，便很近情理了。（這年是周顯王二十六年，楚宣王二十七年。）

屈原生的地方，我們並不知道。水經注說：『秭歸縣……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，累石爲屋基。』（秭歸在今湖北西部。）但杜甫在夔州時所做的最能行末段說：

『若道上無英俊才，
何得山有屈原宅？』

這又與水經注不同。林雲銘說：『少陵當日雖在夔州，而屈原宅却在荊州府之歸州；以歸州當春秋時亦夔子國故地，因舉全夔而總言

之。非謂夔州府有屈原宅也。」這說恐怕是錯的；因為杜甫不遇述他舟行夔峽時的雜感，那裏遠想及春秋時夔子的國界呢？而且杜詩與水經注都是不能作考證的根據的，我們正不必勉強去調和這兩說。而且即使知道了屈原宅確在何處，也不能說這就是他生的地方。故關於這一點，我們只好闕疑了。

他家庭裏的人，我們知道的很少。離騷述他的父親叫伯庸，不知是名是字。這篇還提及「女嫗」。說文引賈侍中說，楚人呼姊爲嫗，王逸也說這是屈原的姊姊。清人梁章鉅的文選旁證引張雲璈引楚辭集解云：「嫗者賤妾之稱，比黨人也。嬪媛，妖態也。」旁證又引朱綏說：「以下文「衆不可戶說」觀之，則女嫗自宜以黨人解之。若內被姊詈，不得歸之於衆也。」我未見楚辭集解，故不知

這種注解的根據，但我可斷定他有些誤會。文選的西京賦「增嬪娟以此豸」句的薛註說：「嬪娟此豸，姿態妖蠱也。」集解之訓「嬪媛」爲「妖態」大約是由此而誤會的。但「嬪娟」與「嬪媛」不同——古人大都訓「嬪媛」爲「牽引」或「連引」——故不能相混。朱氏的話也不對。「衆不可戶說」不是屈原的話而是女嬃的話，「衆」卽指當時的黨人。故我以爲還是賈王二氏之說是更近理些。

除了父與姊以外，其餘便無從查考了。他二十歲前的生活，我們也不知道。但他是楚國的貴族，他的生活總是一種很安適的富有詩意的貴族生活。從他的作品中看出，他在這時總學得了許多古代掌故及種種神話——司馬遷也說他「博聞強志」。

二十歲以後，便是他投身政界的時候了。史記說他做左徒。左